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王三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鐵菴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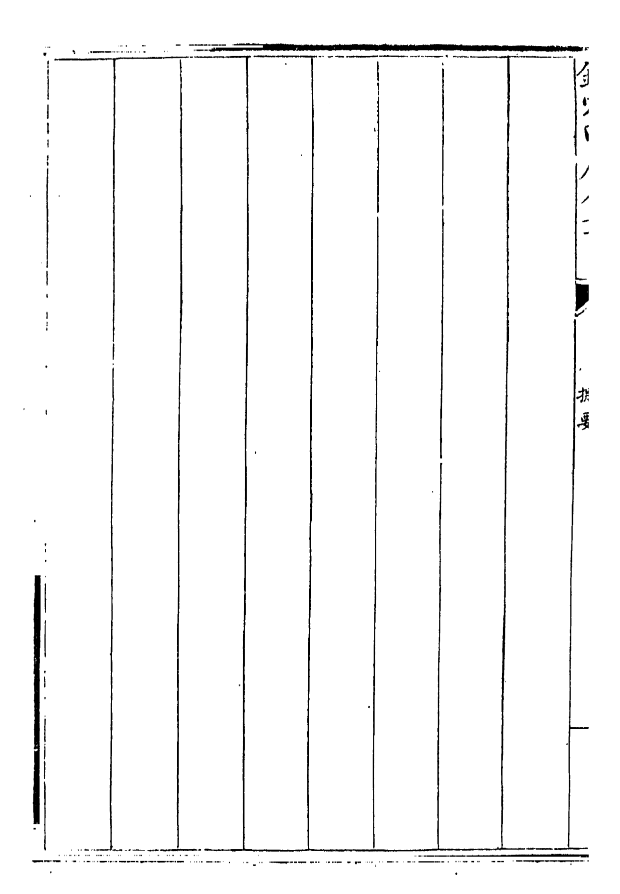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鐵菴集三十五卷宋方大琮撰大琮字德潤號壺山莆田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除右正言疏論天下大勢復言理亂安危之要遷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奉祠去職尋改集英殿修撰知廣州調知隆興卒

謚忠惠宋史無傳其事蹟略見福建通志中今按周密齊東野語稱閩漕方大琮與王爗軒友善而集中亦有將卿漕之命語則常官福建轉運使又集首原題宋寶章閣直學士則不終於集英修撰蓋通志所紀歷官猶未備也宋季三朝政要載理宗端平三年大琮為右正言上疏極論濟王之寃侍御史蔣峴劾其皷扇異端與王邁劉克莊同日去國蓋

亦謇諤敢言之士故其疏多能疏通暢達切中時弊經義亦頗有可觀雖文格稍涉平衍而要非游談無根也原集久佚此本乃其族孫良永良節等蒐輯編成蓋散亡之餘已非全帙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鐵菴集卷一

宋 方大琮 撰

諫院奏議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臣至愚極陋起自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雖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新誤叨收擢退然衆後惟有靖共屬者内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重曉夕

驚憂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冗散耶抑以其草野少戇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隂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羣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於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徒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

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失之而不悔則亡竊跡當世之故敵居漠北越數萬里干我王畧蹙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口之敗雖敵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敵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殘其守將京畿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睊睊然有作慝之念其為綱淪常斁不既多乎陛下豈顧其至此哉出御經幄懼形於色朝問羣臣憂見於言六字

之銘未嘗不欲飭己十二條之誡未嘗不欲敕吏減斛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掊尅未嘗不欲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也陛下之用心若此而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銷惡運遏亂原而不得其說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之一誓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寤婁寅亮立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

再造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多忌者異矣用能緜三百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陛下踐祚之初朝饗原廟而都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圜丘而月星明槩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已力哉彼故王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雲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

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雲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魂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鑒老妖端平改紘威福自出此非昭寃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元年六月御筆有曰脅柱陷逆又曰復爵賦塋而立嗣

一事則曰關繫國家難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毋得攄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太宗皇帝保全之力令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抑墮緇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遠之罪浮於奸檜而檜死

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禀錫第起玷名郡敢抗公評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陛下厲精之始如逐二凶人竄二贓吏名諸賢求直言以至禁戢苞苴止遏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傳誦交讚聖朝獨此二筆讀者無不憮然失色聞者無不黯然呑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不狂悖凶氓安得不跳踯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

秉彝之心葢有以名之矣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請有以辨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欲以昏其明而盜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墮機穽遂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極美之謚乎陛下必以故

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以盎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謡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豈終膠於盎之說哉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齊與淮南異小臣剽聞謂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而死不蒙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始終以漢文帝望陛下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扼於權姦

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寃不能自明一婦茹屈枯旱三
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乎臣
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咨䕫
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已矣
獨夢旦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自今觀之其言皆驗旦
竄海濱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是
不惟故王之寃未散而旦之論亦未明也然則解釋陛
下之疑啓寤陛下之聽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者

老大臣之責乎此非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經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繆之責乎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揺手吐舌指為深諱是殆以齊人敬王也然而臣知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臣疏奏間及此事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語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油然之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繹本心正權臣

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發暴姦伏絀絶貪功抑孽種而奪守符收宸札而裁罷數賈充之謚别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燥亟謀紹承辛佹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多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盛事固有甚難者百物翔踊而楮

日輕則曰吾力不能救強敵薦食而兵日困則曰吾力不能抗此不過一號令轉移之易而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而何他慮之有若易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盭氣流行在天則為妖星在地則為洚水在朝廷則為二相不咸在邊方則為諸閫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去夏

殿旅之關市扉晝閉相恐以走此無非盭氣之流注激射也臣曩請清吏火災疏曰若有所謷而言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之華堂一旦捨之為僧廬採其事尤異昔王安石捐居第於鍾山而記者以為覬雩因之故殆亦類是事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不足恤而關於宗社者甚重若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盭鬱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

達此歎不留將見精誠感名此盭自弭不能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刓忍諱護其裂難收瑶華之位終復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促已無救於尼雅灙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賤始進瞽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廟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

社存亡之决夷狄嚮背之機天命人心去留之會在陛

下今日之一念覺則髙廟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

至請伏妄言之誅惟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夙懷忠憤驟被親除其免稽首語所謂更化三年病

源故在者已冒死盡言於前矣顧猶有關宗廟社稷之

至重至大者方今中外多事之秋未有繫屬人心之本

豫選親賢於春秋鼎盛之時則有嘉祐紹興故事在送

歸舊邸於皇嗣既生之後則有祥符故事在今陛下既留聖思矣宗廟社稷之福也然而故王之寃不雪則他日能保其如所屬意者乎權姦之罪不正則他日能保其無有貪功者乎臣於故王何所有於故相何所怨所以復冒死深言者為陛下子孫萬世計耳孟軻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必歸之天況人臣乎陛下果能昭寃定罪開明天下之大公選擇親賢圖惟天下之大慮即此一念上格天心則燕禖熊夢不占有孚子孫衆多受

福千億可泰然無他日之虞矣臣願陛下見之決而無
繫累之私行之亟而無猶豫之疑則天人今日之望也
病源既除蔽障盡撤一念善而萬境澄三綱正而萬目
舉臣始得以推廣聖心而條其梗槩昔金人欲亡久矣
曾謂殄種之日適會親政之初陛下夢寐清明上通文
祖人孰不謂此心之感然毫之復汴之入方以歸疆為
喜襄之失蜀之危反以慼國為憂長淮大江憂抑甚焉
昔之喜何從而來今之憂何緣而起陛下之心猶有非人

所能盡曉者而謂天心之不可曉乎恭惟本朝列聖緝續艱勤以至於今日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以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誠能以三百年宗社常置於聖心念國步之多艱於帝命之不易必將兢業萬幾之不暇而何有於耽樂必將奉先帝宮室之恐羞而何有於奢侈必將裁抑近屬以全富貴勿謂其能循法必將檢柅宦寺以杜窺伺勿謂其粗知書必真信直言豈可名優而實遠之必真絕小人豈可俟少寬而漸來之必躬

行與心聲相應毋徒修飾以華簡冊必內庭與外朝無
異毋徒尊嚴以美觀瞻嚬笑之間理亂繫焉天不可欺
人不可愚則陛下之心其可不正乎又當切責大臣曰
本朝碩輔相與扶持以至於今日偪遠雖壞而未潰也
不可以當此時而有舉酒祝柱之歎誠宜各以三百年
宗社共置於胸中念輕舉之難掩勉後效之可圖必將
剖破藩籬不可使人疑其異必將洒掃庭宇不可使人
議其雜必將共圖大計毋自困於叢脞必將共保大權

毋或聽其旁落人材朝廷之人材也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也豈必過為調護力不足以運掉遠隅何取乎鎮撫威不足以號令疆閫何取乎處置訏謨之頃安危繫焉君不可欺衆不可蓋則大臣之心其可不公乎抑臣猶有甚憂者陛下之身三百年宗社所託之身也邇者聖體違豫幸即藥喜採之所聞新幸貴艷多給匪頒大臣不敢諫恐忤旨也舊璫蠱媚密進奇巧大臣不能制恐招謗也無非傷和伐性之具甚乖謹獨閑

邪之規陛下以社稷爲念則必養心於寡欲大臣以陛下爲念則必格心於未非何至如道路之傳哉户外之事急矣所賴以回天心收人心者一堂聚會之間耳臣願陛下正心以修德大臣同心修政二三執政盡心以修輔轉亡爲存國其庶幾否則淪胥以敗是誰之責顧臣何人敢犯陛下敢觸大臣然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祖宗待臺諫家法也臣誠愛君臣誠愛國螻蟻之軀不敢自愛惟陛下無以人棄言

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八月分第一劄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威咫尺窮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觀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告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

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獨憂天下皆泰而一人獨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泰且樂也若昔明良護持此法重關累鍵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扃鐍謂聲色酒肉不足以害霸賈誼微寛其繩束謂為治而乏鐘鼓之樂不如勿為誼之言猶婉而仲之說直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内者為無損是以威公負其强力而溺内嬖戕刀牙以啓國中之爭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驂乘

以成富庶之效至唐太宗以雄心霸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不如意内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魏徵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絶於口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斂容謝焉合三君而觀文帝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内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後嗣患況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内為安意肆志之事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轍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今

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蘿仆如駕漏舟掉首而尾濡鳩工烝楫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之虞而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徵之語窺陛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邊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宣雖不一夕取辦未遅也五閫將佐猶有待激勸者而腑肺近親雙節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江襄蜀流移糠籺不飫而進勸豈羣貂之所宜爭埒哉

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内庭之所宜時有哉陛下憂勤之念未孚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為未免與退飲醇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與衞而文公之志自此立薪寢膽食豈足彊越而勾踐之志自此堅陛下倘以襄失為恥則其志必在復襄以蜀敗為歎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擾淮危為憂則其志必在牢固疆埸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在護

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怠書不云惟疾敬德緩則不及事矣無遑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惡旨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罷嬖必真如慶歷女口之遣減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宫掖之議可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錫杯之奉澣衣之御此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

谷民到於今稱之當慶泰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十年之人心者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以遺之以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盖有凛乎朽索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氷之憂而後有垂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身之至安真樂孰大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

憂乘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把握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事所以使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恥也嬰鱗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說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引君於當

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非行道者之責乎故臣於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取進止

貼黄

臣恭聞慶歷初邊事起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郊祀所賜之半於是皇后妃嬪各上俸錢有司奏公卿近臣以次減舊此今日之當法也又近聞熙寧初河北大水宰相辭免郊賚司馬光王安石同為學士光謂節用省

費當始貴近宜聽其辭賞安石謂未足富國徒傷大體
反持之不下安石議論乖僻蠹國害民之禍胚胎於此
一語此今日之當戒也矧今邊費浩穰水災徧滿明禋
大賚為數不貲内而宮掖外而公卿以下得無有可裁
抑者乎欲望睿慈頒慶歷之詔鑒熙寧之議亟飭有司
痛加節縮以見中外臣子共體國家憂邊恤災之意亦
節用之一助也

第二劄

臣忝居遺補之官分行御史之事故於去佞擊姦之際必寓植賢扶善之心竊謂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人材必自科目出者祖宗法度然也其最高者例蒙尊顯或三年而為館職或一任而必為學官其得之者亦自愛珍有不以温飽為志有不肯抗聲自陳上下之交相戉蓋為扶植國命計也豈徒以一日蓋天下而擭終身之富貴哉中興人物稍不逮前異才間出僅續氣脉權饕柄國摧殘殆盡斧斤之餘苗芽猶有臣已丑冬調

官都門是時蔣重珍以廷唱第一人名其登對兩疏首戒逸樂次詆苞苴剴切至到士論翕然王會龍亦第一人也同時名對鹵莽塞責軟熟腐爛觀者攢眉又是時陳塤以禮闈第一人為國子録其輪對一疏譏切時相不顧姻黨該括激烈人皆偉之陳松龍正是年第一人也館于相姻鳴騶張燈動稱府第行道醜笑以物論之相形見人品之迥絶蓋自寶慶乙酉竄逐諸賢之後望而畏者萬口皆喑獨蔣重珍與陳塤二人戛然並鳴横

身權熖每出愈切真無負於科目者若王㑹龍之鄙陳松龍之黠科目何頼焉臣謹按工部郎官王㑹龍素之儉聲偶冠多士入闈慔則不晝一籌垂滿實裝偏需諸邑白帥鬻剎所得不貲登朝路則謟事權孽授題銓闈韻脚互異同列爭功不掩衆目得郡嚴陵尤無治狀前之權郎既不可令何所取而輙備正郎之選乎新淮西制置司幹辦公事陳松龍自負纎慧資行巨姦方進身則憑藉兇熖預定易題叨寘首選廷試納藁見拒主司

為教官則附和貪帥干政濟惡坐擁多貲校文天府敗

錙啟爭累玷彈繳具有實狀前之帥愼既不堪令幾何

時而復玷制愼之辟乎以其始覲之四人之榮進皆素

定也今珍重以從槖名人日望其至埙以郡最聞人望

其名而會龍為公論所輕松龍為公論所棄盖其自染

於穢濁者深矣欲望聖慈將會龍姑畀祠廩或與待次

州郡徐用未晚松龍特罷新任雖久於選調亦不足惜

庶幾可為自壞科目者之戒

貼黄

臣所為自壞科目者又見一人馬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趙汝謐粗有幹畧殊欠檢修其為帥幙也掊權狎妓自閩來者皆能言之其宰宜興也不飭簠簋郡之名勝者能言之其為宰掾也喜怒任臆予奪行私低價收贓家之寶玩厚資聚列屋之艷姝都門苞苴近稍禁止或議都司不能盡絶則前之居言路者屢欲彈之久據省闥人不謂宜近者王伯大為右司郎除目一出衆口

稱愜汝謚與伯大俱廷唱第五人也眎王伯大之清修有守寧不少愧臣又於舍選中見其自壞者有二人焉武學博士林伯順品數平凡曩試校定以巳用之零分經營再用學官鄙之近求改秩欠數月之考第牽合非律銓曹却之太學録鄭斗祥資稟儇薄未為京教則鑽刺相客呼儔懇事反以見厭既録成均猶多印空貼妄鬻泮職竟以啟訟二人者一以策括稱一以聲律名資歷未深遽登儒館可謂遠士之幸而狗苟蠅營殊少器

識睎其同列之鯁亮敢言端重無競者寧不可愧甚非朝廷所以貴重科目之意欲望聖慈將汝謚伯順斗祥並與補外以老其才以廣其識亦使世之居高第出舍選者警焉

九月分第一劄改除不果上

臣以遺補官叨駿奔列方陪拜原廟小雨微潤則隱然以憂及導引齋輅晴雲劃開則油然以喜至於宗祀之夕祼鬯將舉暴雨大至收雷忽鳴千官百辟相顧眙愕

仰瞻天顔益加寅畏迓道東升雖勞不憚離立小次竣
事益恭還内鼓吹紫宸稱賀中使傳宣並與寢免於是
執事之臣咸歎聖敬之有加竊疑天道之尚遠也臣終
夕驚憂思所以為陛下告則綱常之說正心之說周思
慮之說嘗累疏懇懇言之陛下已衡聖慮矣而天之怒
未回何也蓋自立春以來先雷而雪星文失紀迭奉諱
惡立秋之始大雹暴風積潦逾月畿甸最甚天之積怒
非一日矣明禋大饗此為何夕於是則赫然震怒矣近

者雨色徵異猶可掩抑至於雹擊雷鳴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不謂之帝怒可乎時政經曰雷不順時天怒之象小人盜權君子受制陽不閉藏與陰相薄此為雷發非時言也況事神饗帝之時乎今陛下既須責己求言之詔矣罪在朕躬聖心既知自責咎在臣等宰輔亦不容默而一二宰輔亦知所以掇怒於天者乎大臣者所以代天工而共天職也未見格天之功動皆違天之政不量力以興師舉者輕而爭者不力初履畝以稔怨謀

者踈而抹者亡策此輕易之失也非褻天乎王邸近屬或言其有援解之力故不敢有所指陳裒民黠璫或言其有借譽之力故不敢有所檢束此容悅之失也非慢天乎寇有宿兵未歸巢穴而誇張於倏回之騎邊有重備未固籬落而動色於難保之和此蒙蔽之失也非欺天乎倫紀之當厚天理也相因而不敢言姦孽之當錮天罰也屢起而不能遏此恇固之失也非拂天乎正人者天所佑以生也聽其散而莫為主直言者天所假以鳴

也挫其鋭而使習為噤此妬嫉之失也非棄天乎向也至誠體公收召衆賢嘗以德度稱向也揆事圖策動中機的嘗以謨畧稱粤從並建之初已有不和之謗今逾年矣謗猶未解强冠闒闟而同室之鬬未平驚湍遇風而舟中之爭不已國事至此已有餘責左支右吾安用矛盾用志乖剌何以燮調秉德二三何以克享是宜顯相之初致此不測之怒此臣所以切切為亮天者責也

恭聞乾道三年郊禋雷雨内出手詔戒諭宰輔又切責

百事閲八日免顥相祀又四日詔求直言當乾道間無闖邊之薤無失伍之旅無折閲難行之楮無險怨起膚之民一睹變異恐懼如此今之君臣當食不下咽矣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一遵古典明諭二相何以應天怒何以答天譴其亟圖之然後戒敕一二執政當以向之任言路責人者而自責又戒勵百官當以平時居下位議人者而自議臣言官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當坐以不正其刑墨之罪惟陛下財幸

貼黄

臣既以災異為大臣責矣又稽之時政經曰午日雷發非時此王者奢淫樂游之過故天怒之此一機也譴怒之至重亦仁愛之至切也方齊明盛服以覲父母非獨愠形於色且厲聲呵責焉雖耳提面命不過如此臣昨嘗親奉玉音有恐懼修省之語今又於手札見之然臣竊疑陛下知恐懼而未知所以修省也葢畏天之實不在中庭露禱而在於暗室屋漏之頃應天之實不在緇

黄祈禱而在於發政施令之際蓋恐懼者其心而修省者其事也陛下誠能端居靖念某事當戒某事當舉修飭省悟揆之於心當戒者不憚改當舉者不憚行則父母之變容動色者將悅豫之矣否則藴積之怒既泄而無以為解則將棄絶之矣我將之詩曰敬天之威于時保之時者無一息間斷之謂也

鐵菴集卷一

鐵菴集卷二

宋 方大琮 撰

右螭奏議

直前劄子 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臣頃以遺補官從駿奔後忽覩明禋雷雨之異不勝言責失職之憂陛下既不忍加誅又引以自近遂得日侍坳陛備見天顔憂勞五旬之間宰衡虚席九重凝慮於

上百辟攢眉於下妖狐嘯鬼跳躑天昏臣時憤悶非不能直前一吐而在廷應詔之臣言之頗有中者臣日望之陛下庶幾聽之迺者趣名新揆四輩方行儀圖舊臣陛正元宰宜中外之相慶幸相權之有歸詎非今日一大機括乎然癸巳置相之初一機也而以輕率壞乙未並相之初又一機也而以異同壞今也改新元起諸賢敕責百官詔旨峻厲以示滌舊圖新之意故善用此機者今日也不善用之猶前日也況今之機尤有急於前

者乎自紹定之戊子至於癸巳江閩大擾而邊無強敵也中間雖有蜀之警方動而旋息自端平之甲午至于闕

又

臣頃入對恭聆陛下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為欺罔者有之背公營私者有之豈不以國用匱兵籍虛將材乏未聞獻理財之實計畫強兵之實策薦一校之實材此非諸臣而誰責而羣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綱常既泯布粟之謠不解忍盭氣之未散兵端輕動輪臺

之悔不聞恐怨氣之未洗北司怙寵南陽干政恐謗聲之未消自汴洛喪師京城失伍之後每更一變上下相諉廢日力違事機至於今極矣然下之所以望乎上者皆所當為而其事甚易上之所以責於下者皆所必為而其事甚難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而責羣臣以所難哉今内外之事急矣不知禍變何為至此極也所以回天心感人心者獨非當為之事乎為陛下計莫若明出二詔布告中外其一則開陳即位之初心全復友睦之

美意愆前愆往謬各正主名綏亡祔存曲盡恩渥對越祖
考可以慰答列聖之靈則天心悔禍矣其一則深懲輿
兵之昨非具述虜地之大痛戒諭諸閫當若同舟勞苦
將士俾如挾纊號名豪傑顯罷和議使有不與敵俱生
之志則人心思奮矣必如間關草昧而無為平世之規
模必如篳路藍縷而毋事太平之盛觀謀必公之於外
廷則掃除户内者無所投其巧矣聽必廣之疏遠則貴
緣近親者無所售其私矣此在陛下一轉手間直易易

耳明白洞達布之海内而無愧感動天人之機豈不在是然後大會羣臣而語之曰財以何術而裕兵以何策而强將以何道而擇給之筆札如慶歷之開天章閣極其議論如淳熙之對選德殿置國用一局使曉暢財用長於心計者居焉置邊防一局使明習兵事熟於地形者與焉凡令之所以難者使之朝夕講求焉商確焉可也且將材以多事而見今可為多事矣而將材未之見何也若夫合諸屯之伍符而考覈軍實則兵精而財有

裕以出戍之生券而就募邊勇則兵倍而財亦省此策非有難行者而施之兵刃交接力不暇給之時則衆疑其難矣亦豈容畏其難不為之哉今而曰必敵勢稍寛而後可言治兵可言儲將必事會稍紓而後可議節用可議救楮然陛下何修而得其寛且紓哉必有以感人心回天意而後庶幾得之此臣區區之愚深望陛下為其易而使羣臣當其難也羣臣亦何能之有不過憑藉祖宗之積累蒙賴陛下之福德殫竭智慮有死無二或

足以康時屯而延國脈也雖然今之所謂易者在陛下一心耳播告詔旨豈空言哉臣嘗觀漢文帝賜尉佗書其言質實無少回護首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帝蓋自明其即位之初心而無所諱故佗亦感服粤患遂息又嘗觀唐陸贄草興元詔德宗許以不必避忌有曰天譴而不悟民怨而不知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帝蓋自言其召戎之大誤而無所掩故悍卒感泣寇難遂平聲音之化於人末矣果出於心

中之真未有感而不化者苟非其真雖日下一詔無益也臣願陛下翻然感悟毋為虛利害所撼洗然更新無為小補綴所牽斥遠孽閹毋至決侍臣之去留裁抑近屬毋重煩諫臣之論疏是機也苟善用之則人心可悅天意可回凡兵財等事庶可徐就吾之條理矣方危機交迫悔改已遲若遲而又遲一旦瓦解雖人主汲汲修德百官皇皇修政祈哀於宗社請命於上帝已無所及自古危亡之極豈其國之君皆失道臣皆不賢哉蓋由

其來漸矣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為陛下告也當主憂臣辱之時而臣力不足以執干戈謀不足以獻帷幄朝驚夕悸思効一得而忠愛陛下者止於如此愚戇無補祈去未俞惟陛下察其誠而採其言則宗社幸甚哀其愚而聽其去則小臣幸甚

直前劄子嘉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目覩近證外潰内虛有病無醫孰扶孰救之材之急非獨陛下憂之蓋通國所共憂也雖然豈必借異代之

材而慨想不同時之人哉天之生材自足世用民望所歸則其人也蜀許靖何人猶不忍以時望棄之況於望實俱孚者乎國家盛際以望用人具有績效班班青史比其壞也以望沮人非沮其人也沮國人之心也蓋自符紹竄逐崇觀廢錮至於政宣極矣擅國者懼時事之將潰尚能以名望名楊時諸人用之先儒朱熹謂若早用其人猶可救得一半蓋惜其用之晚也然觀是時元祐諸賢多埋瘴癘四海人物惟有陳瓘南郡鐵壁惟劉

安世所以繫天下之望者此二人耳使當國者忘其忌而授之政則靖康元二之屯必不遺萬世恨也今天下之材皆佹遠斧斤之僅存者嘉定以來三十年間權魁兇儔極力鋤剗僅能成就德秀了翁二臣之名而已冰山見晛二臣迭名當其改絃之初使亟坐其一於燮調填撫之地垂紳搢笏豈不足銷壓亂萌而名之稍遲天又奪之其將誰尤使亟寘其一於謨明弼諧之地偉識宏議豈不足參定廟筭而名之益遲事出倉迫強俾視

師以至流落孤寄於大江之濵是誰之咎二臣學同志
同其所以不同者和氣英氣分劑有多寡耳愛護保惜
獨非主張人才者之責乎國難至此徬徨乏使陛下當
饋太息猶且明詔中外博採材識雖細不遺若夫三十
年刼火不燼之精英一既為天之所奪一復為人所沮
豈不大孤海内之望哉近者帥越之命下見者舉手相
慶謂有過闕之期矣而俄復不然既而帥閩之命再下
見者失色相視謂有遠外之漸矣而俄又有甚焉此非

陛下意也其沮之者誰歟每視除目當駁當限是非顛倒聞者驚愕若果有之世事可知四蜀糜爛百萬為魚其繫西南之望者如臣壐之老成俾就閫宣閫宜矣若了翁者獨不可留為朝廷重乎借曰經制西事豈必身去廟堂哉況今巨姦大黠旁睨側視猶有駕言羊城老臣之薦以欺衆援進者竟以物議諠譁而止其說曰是小有才也是天不絶惡之仁也而當世之所謂善人吉士負一代之望者反以小有偏棄之豈天所以生賢祐

國之意耶抑臣又有憂焉望非一日之能積也修於下而扶於上小者養其氣大者全其節風流接續國終賴之端平用賢漸失初意昔進今亡令人短氣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存此一脈亦天所以祐吾國也向者臣清叟以直去中使宣留至煩再遣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猶稍有本朝盛時上書俱貶交疏留行氣象曾幾何時臣範以直去既席藁私室矣又出關矣又絶江矣盈庭嗟惜視前有加然

而內靳遣留之使聖意曰以異外之交留之章士氣日以靡朝野觖望有識深訝矧今西府亦曩言官指摘輔臣見謂風力臣昔所敬今反以眷留苟挽欲去不能其勃鬱當何如三院寧幾人其絶江者未必可回其猶居職者各閉閤求去月紙不書臺綱盡廢南臺惟一人之謡與絶市無臺官之謗起此何景哉祖宗朝諫臺之議輔弼未有不行其言其間有兩去者無兩存者及其既去而皆還既還而皆交惟不失其為皆賢故實具在也

況當國勢綴旒人心解瓦之時人才之銷歇既無以表其望言路之湮塞又無以養其氣大臣之進退未定又無以全其節强寇闖門室内交鬬爲主人者坐視莫決納侮四夷傳笑萬古深爲國體惜之臣愚欲望陛下仰稽家法旁採人言表人才之望而盡其用還言路之氣而旌其直全大臣之節而亮其心區處得宜大愜衆志則朝綱整肅國脈安强内可以弭姦杜邪外可以折衝禦侮矣臣前日見範去國雨旬憂悶抗疏不勇昨日聞

了翁事憤激援筆不能待旦此非臣之言也在廷之言皆然獨臣日侍清光不敢不直前一吐臣頑鈍無恥當去而留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頃者數對自請叢祠至蒙玉音俾之且待今再閱月矣惟陛下哀憐而聽許之臣不勝踊躍俟命之至

鐵菴集卷三

宋　方大琮　撰

西掖奏議

繳奏董琳差知滁州録黄

臣切惟疆埸多事武夫典城權也使其勇足以保境智足以衛民雖奴如李布僕如衛青用之無害也若董琳則厮隷中之號為無能者依人濟事驟致富貴但能掠

奪貲財以媚舊閫奴顔也選造語言以間兩帥奴唇也去歲求制檄入閩欲以沐猴之狀夸閭里而凌轢之猶曰小人無知耳其實害及民則多招無賴刼奪民舟而三山之人思食其肉所過海郡公肆剽掠而四民之城幾至晝閉蓋其假挾聲威蹈藉貿下真奴才也昔制臣嘗數其罪矣又臺臣嘗暴其惡矣今滁之為郡最關風教使得素有氣節稍識義理者守之猶庶幾效死勿去之意如琳之間兩帥則不知有主擾平民則不知有鄉

而望之以死封疆衛社稷萬無是也以歐陽修所臨之郡不幸而使腥膻鋒鏑者掛名其下又不幸而使庸奴如琳者繼之豈不重可歎哉欲望睿慈將琳寢罷新命姑仍本職別選材智以保滁城不勝邊方之幸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户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趙與懽奏火災乞削奪竄斥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録黄

臣聞有大變故必有大懲創有大懲創必有大更張本朝以火德王建炎中移蹕錢塘當其盛時七十餘年行都熙洽土氣尚厚火性亦順其久也功化薄而明與昌寢不及玆聚蓄而華與偽交相戲先皇登位八年而有嘉泰辛酉之災蓋一燋土矣既而不復災陛下亦八年而有紹定辛卯之災又一燋土矣豈容更復災改元嘉熙議者欲以扶炎運之隆而失性轉甚乃夏五月延燎之家四萬七千有奇而邸第官舍營寨寺觀不與焉暴

露之民為口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斃於虐熖者不與焉辛卯距辛酉猶三十年民漸忘其塗炭之苦矣今夏距辛卯秋纔六年耳創尚新痛未定何以又堪此禍市三日哭不足紓哀力薄氣焦地幾不勝戰矣此識者所素憂而言之今尤岌岌焉凡闤闠之區富饒之室哀邑所資恃以為緩急根本者一炬不留豈不貽識者之憂乎豈不烈於辛卯之禍乎此正陛下深自悔艾尅責之日也避殿之禮求言之典賑恤之政無不舉行辛卯故

實獨未聞有大舉措有大施為足以慰荅人心過於辛卯者曩權相之與輔弼猶知自為貶等殿步之與帥漕猶皆一切易置今月且半矣晏然無以異於常時但聞大臣累疏避位帥臣累章待罪今日曰不允明日曰不得再有陳請而已不惟不加罪而彈壓與扈衛之臣亦得同宰士樞掾並賜金馬其說不過曰禍雖烈於前而太室無恙也然則彼四萬七千餘家何辜焉孟軻曰民為貴社稷次之非民則廟社何所依而存此聖賢分明

條貫也少知此義者亦可以愧矣辛卯帥臣林介罷曰謝太室也辛酉帥臣趙善堅罷時太室亦無恙蓋謝百姓也三紀之間火災者三其二易帥此先朝與今日的切證例也今何禍不然况其禍比辛卯尤烈少知此證者亦可惕矣故臣於與權待罪之章見其懇切至到未嘗不嘆帥臣之能知耻而惜朝廷之不知權也與權頗亦潔修疎財輕施人所共之不幸而遇非常之變抗疏自劾至於再三今轉徙之民敢於怨懟驚擾之衆易以

動揺必須精神奮發規慮周密有以鎮壓其心作新其耳目而强誘之欲去未能之身難矣臣愚望聖慈速賜區處勉從所請俾還索班亦少見重民所以重廟社之意毋使或者謂懲創更張不惟不能過於前而反有不及者乎當使凡為臣子者皆宜引咎知恥況其責有大於帥臣者乎以隆尊綦貴猶深挹厚損方汲汲焉脩實德行實政之不暇匪徒曰惔一憂心足以懼災也出一善言足以退舍也若變調之地尤責望所叢更迭出關

旋入治事一表一答至三即休夫既寂然畧無施行毋恠觀者指為禮數何以回天譴何以塞民怨恐非止禍之道臣日侍威顏目覩災變救時無策愧見都人亦當在削奪竄斥之科席藁竢誅不勝隕越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御筆李子道鄒雲從應詔論事文理可采並特補將侍郎録黄

臣聞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心必求諸道伊尹

為萬世人君立聽言之法惟此二語蓋人言交至之初孰不喜順而惡違然而未遽喜也未遽惡也必歸而求之道則順者未必愛我而違者未必非愛我也乃至五壬申癸酉災京邑半燬求言有詔謀及臣民亦足見陛下側身修行舍己從人之盛德矣扣閽不知其幾人獻策不知其幾說但聞有所謂臨安府類申學生李子道廣南額外攝官鄒雲從者特勤宸禮拔之衆中授以初命中外愕眙欲見二書不可得比數日來傳者始謂子

道有援引齊唐之說雲從有假借春秋之說道路之言
或得以竊窺聖意而愚臣臆度以為淵鑒精明必不出
此也自唐人以家事何預外人之語遏絕人言醖成禍
本本朝家法正大明白户庭之事與衆公之議濮園之
爭請立國本之疏國史班班可覆也恭惟陛下以藝祖
之子孫受寧考之付託薄海内外悉主悉臣十有四年
于兹蓋天命之有歸人心之共戴也若夫一宗藩之論
謝使蚤出聖衷稍為經紀不過一常事耳奚至人言紛

紛不已遂為今日一大議論彼頴封人田寢郎以片語感悟曷嘗費辭哉此亦羣臣之罪也閭閻小民其有家道浸衰病証交急必反思内省冥冥之中得無猶有愧負者乎醫藥之外不廢悔改愛家全身之道不得不然況國乎本朝以忠厚立國富强不及前代雖變故間興而緜緜不絕所恃者天也今之未盡合乎天者此特其一耳議者謂此事既舉立可回天立可弭禍或指以為儒生之談然置此不問於人理終有欠缺恐天亦未易

回而禍亦未遽弭也故臣以為兵弱而士慼財匱而國貧將帥乏而人材衰歇皆今日大患所當上下日夜相與汲汲圖之然亦宜舉措服人心修為合天理真意實德既無一虧少於其內而復闓鉞之臣介胄之士得以殫智竭勞於其外上天悔禍宗社垂祐守固戰克而和可成兵息費省而國為吾國矣內之修外之助也釆薇治外遣戍勞役是也天保治內大率皆人倫事君臣兄弟朋友何與昆夷玁狁古人豈若是之迂哉孔孟以來

儒者所以古腐唇敝以植世教而扶世治者亦只此方法自夫論事而不論理計利害而不計是非設為危險之言陰肆脇持之術其始皆左右憸人耳今縉紳大夫或有從而和之若天人不相關而內外不相為謀者聖賢救世之防始決於此豈不可懼世豈有理外之事是非外之利害哉今之窒礙特一關耳此關一透疏明洞達友愛復還天必悅人必服繇此漸弭諸禍豈復更生一疑是則真善計利害者豈若常人淺淺之計帝王之

見與常人之見不同此臣所以深有望於陛下也昨者剽聞陛下嘗許大臣以攺營其宅兆矣災變條來事及未舉羣臣不能紓徐將順言之或傷乎激遂使異論創興而宴人寒士揣摩以希必合恐喝以覬必聽彼豈真知陛下友睦之本心哉今反從而官之是本心終無以自明於天下矣若以本彼為真愛已也則向者德秀諸臣之愛君曾二人之不若歟廣謀從衆善鈞從衆通國之人亦衆矣豈有通國誤陛下而二人獨為愛歟然則

聽其言之違順孰若求其道之是非也當章憲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乞立劉氏七廟后擲其奏於地曰不作此負宗祖事當濮議既定後有范亦顏者復唱稱親之說神祖出其疏命講讀官斷之於是言者論其矯誣經義緣飾姦言當岐王尚居禁中之日有章辟光者請出王於外神祖批示中書曰辟光小人離間至親而中丞呂誨乞以其疏付外治罪此三小臣者不過妄揣上意以規富貴耳而祖宗篤叙倫紀不為姦險動揺且以

所言質之公論或監遠州稅或降下縣尉求合而忤求陞而黜然後見列聖之威斷過人且又見清朝之名器不可詭謀取也彼已仕者猶抑之不使進而況未仕者欲挾邪以徼倖得乎今邊方孔棘戰士暴露聞有妄男子以迎合得官之易緩急之際將有誘甲於鶴者矣臣愚欲望睿慈深入聖慮亟收一札明出二書付之外庭參定可否果議論之無取豈爵命之可輕庶足杜冒濫之萌抑亦絕姦回之漸臣自知方命屢觸雷霆獨有寸

忠可白天日茍以愛君而獲罪則雖九殞而不辭所有

録黄臣未敢書行

鐵菴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四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王三錫

鐵菴集卷四

宋　方大琮　撰

進故事

端平三年十月上進

端拱元年三月上謂戸部使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知其倦誼當漢文時天下始平指論時事尤為激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葢欲感動人主不避觸

鱗是眞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乎
乾道三年九月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自古惟唐太
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上曰朕每讀太宗事
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退
御經筵命講讀官稍前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自卿
等不聞有所規諫若只備位此非所以望於卿等
直言非人臣之利也其拳拳忠君愛國之意實發焉
和悅以受之猶恐其有所畏況可拒之乎委曲以來

之猶懼其有所隱況可疑之乎我太宗皇帝讀賈誼傳取其太息痛哭之忠進户部使而語之曰今廷臣有似此人者乎孝宗皇帝讀唐太宗事慕其導人使諫之風命講讀官稍前曰卿等不聞有所規諫何也讀前史而感慨呼臣下而叮嚀嘆其無此人其愧恥之者深矣責其無所諫其激發之者至矣故端拱咸平間田錫之輩出乾道淳熙間王十朋之輩出如錫十朋輩忠愛根於所性固不待於愧恥激發中人

之性則不能無待也自夫進諫者之不力始而銳中而疑徐而婉迨其怯也以激為諱矣自夫受諫者之不樂始而聽中而容徐而玩迨其厭也有拒焉而已矣其臣得無愧於賈誼其君得無愧於太宗乎然則為人臣者當竭其忠愛之實而毋以隂拱默視為便為人君者當察其忠愛之實而毋以取名賣直為疑主聖臣直此治世事也此祖宗家法也故臣恭陳二宗寶訓以裨明目達聰之萬一

十一月上進

前漢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詔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倪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於慶慶醇謹而已唐武宗立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輔相有欺罔不忠者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

安有不治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
踰至李林甫秉權十九年遂乃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
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李徳裕傳

熙帝載而宅百揆詔王柄而馭羣臣此古大臣事也
後世以中書為政本所自出之地謂之禮絶百僚也
任之專信之篤非固假之柄以寵其人也所以尊朝
廷嚴治本也非其人則去之亟而位則不可虛也故
未有其位虛與夫非其人而充位亦無仁賢則國空

虛之謂元氣虛則外邪乘之國虛之時比識者之所驚而憂而羣邪之所喜而舞也漢武帝中年相趙周免石慶代之慶不能關決而事多出於九卿唐武祖初年李珏貶李德裕代之德裕謂政無他門而治必本於中書蓋周之免可也而九卿則不可雜進以用事珏之貶可也而中書政本則不可以不專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宗子不能以獨治其家必委之家相相之權不專而豪奴悍婢皆捷出以投其罅則家政

弛矣人主之任相亦然雖然擇相誠難也亦不可厚誣天下以無人武帝名相慶而實任九卿慶誠不足任然帝之時猶有可議者仲舒不相天下至今以為恨使其舍慶而相舒豈復有九卿用事之失德裕謂開元輔相率三考輒易而治及用林甫十九載而亂然德裕之語猶有可議者斥九齡相林甫天下至今以為惜使其以林甫之歲月為九齡之任用豈復有政出多門之憂此擇相不審任相不專之明驗也然

則天下之權付之一相而聽其所為乎曰事正不必從中出宰相行之其失則臺諫議之給舍執之此本朝家法睎歷代為最善當其治則宰相賢而給諫亦皆得人相猶不得行其私况他岐乎故政出於中書而旁蹊盡塞世以重臣目之其不賢則給諫相與攻而去之又其甚不賢而給諫皆其私人矣故政雖猶在中書而公私雜行世以權臣目之蘇轍曰重臣與權臣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以此觀之相賢則給諫必

賢而百官莫不趨於賢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

嘉熙元年正月上進

景德元年契丹入寇上既定議北征羣臣有以幸金陵之謀告者寇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勢雖金陵亦不得至矣上意遂決虜衆抵澶州其統軍撻覽將精銳為先鋒我軍以牀子弩射撻藺中額死虜大挫衂

退却不敢動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恃其强暴欲渝盟犯塞至是遣
其臣來賀天申節因求淮漢之地又指取將相近臣議
事時朝論洶湧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視師於是宰執奏
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
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
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為然冬十月下詔親征時待制
曾幾病閑或者欲遣使詰敵以緩其來即上疏曰遣使

請和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皆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整軍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是月亮敗於采石竟被殺之並見國史

兵凶戰危挑異類以輕重者非也國不競亦陵買強敵以求靜者亦非也昔者之輕動國人自非之冒其非而用之其悔不可追也今退而守吾圉而猶敢於亂常干紀逼我太甚則國人交怒之矣乘其怒而用之則吾之弱有可使強之理靜而可買何憚不為被

狡焉叵測突如其來獨不可於危中求存死中求生
乎昔景德中契丹入寇國中大震羣臣有以幸吳行
蜀之說進者獨一寇準建有進尺無退寸之議而真
宗之意遂決我是以有澶淵之捷當紹興末金國敗
盟朝論洶湧或者有以遣使款敵之說進者獨一二
宰執倡有進無退之議而高宗之志遂定是以有采
石之捷使真宗而信避敵者之議則欽若等為愛君
而寇準為幸勝矣使高宗而從款敵者之議則或者

為得計而宰執為輕舉矣蓋人生不可無憤怒自强之志也立志之不强而反讋敵之强則和之説得以自訖矣雖然和豈易成哉不能戰而能和前未之有聞也達蘭之死而後有景德之和金主之死而後有隆興之和不然敵果何所創而甘心言和哉若夫金甌之玦未還赤子之痛未定乃欲忍恥以事仇敵此蓋亦立志之不勇也準之言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紹興間馮時行亦曰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

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然則國人之心膽與其進退勇怯皆在人君之身非特國人也三百年宗社命脉之存亡絶續亦在焉其可不強於立志哉

三月上進

魏主丕遣太常邢正劾權為吳王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正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正即下車中郎將徐盛憤忿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

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云云吳遣使如魏云云魏怒吳任子不至欲伐之劉曄曰彼上下齊心阻帶江湖不可制也通鑑

王猛寢疾秦王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為圖堅將伐晉會羣臣議左僕射權翼議曰晉雖微弱謝安元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内外同心未可圖也通鑑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善覘人國者不觀其形而觀其所立何以立亦曰人而已矣國無人焉亡也春秋書梁亡梁自亡也有人焉不能用又自爲乖異亦亡也傳載虞不信宮之奇而亡之類是也國於江南自吳始東晉繼之孫權崎嶇一隅之地當曹瞞父子百萬之衆而能虎視中原者其君臣以明銳俊快自立雖曰根本淺陋而臨朝斫案論事上倡下隨如戰赤壁塢濡須爭荆州瑜肅驅於外昭雍綜於內精采百倍

非以人立國乎中迫於蜀名與魏和邢正奉魏命至張昭折之曰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徐盛忿之曰不能出身為國并許洛而使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故魏之邢正有江東將相非久下人之語劉暀亦有上下齊心不可卒制之語可謂善覘吳者矣東晉間關四馬之資當敵氛四起迭仆之中而基本不摇者其君臣以器局風流自命雖曰宴安江沱而猝遇緩急雖綺絝子弟亦能臨戎如屯雍丘至灞上入

關中導支撑於前安鎮定於後堅忍自存非以人立國乎焚幣却使終不言和符秦飲於飲江其臣王猛曰晉上下安和願勿以為圖權翼曰晉雖微弱謝安元冲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内外同心未可圖也符氏犯之果有淮淝之敗可謂善覘晉者矣以勢言之則吳之小不足當魏之大晉之弱不足敵秦之强而所以能張其小而抗其弱者則吳之君臣常有忿憤之志其詭和者暫耳而曷嘗以畏魏自沮哉晉之君臣

猶有輯睦之志終世不言和而曷嘗以畏秦自怯哉後之立國者亦可以見也今戎禍慘矣所謂江東將相者誰歟江表偉人者誰歟上下之心齊歟内外之心同歟西風無數月之期游魂有薦食之意要必吾國之君臣上下其心齊同如吴之忿憤如晉之輯睦是當怒敵而人交奮毋讐敵而内自攻則雖弱必强雖危必安者顧相與汲汲圖之

四月上進

晉泰始八年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監梁益軍大作舟艦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

隋開皇七年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何密之有使投其木梯於江曰若彼懼

而能改吾復何求也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有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黄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陳主不為深備並通鑑

國有險而存有備而固恃險而無備猶無險也曹丕嘆息於廣陵佛貍彷徨於瓜步蓋立國於東南所以懾敵人之心者其險必以江也然而國以江為險江以舟楫為備晉之伐吴必造舟於上流隋之伐陳必造舟於永安彼將用東南之所長以攻東南之所恃

也然當木柹蔽江之時而吳人急為之謀投柹於江之時而陳人早為之備晉隋雖弱長江豈能飛渡哉奈何吳以暴驁之資行虐政逆諫口陳以荒淫之行溺嬖寵戮言臣是皆與亂同事者也豈暇為國家慮哉迺者敵為不道游䰟近鄙而我朝廷之間君臣上下危言苦語更相警懼惟恐其有一毫獲戾於天也天豈使封豕巨蛇以長薦食我赤子哉必也怠荒之戒申訓於其內憂辱之言申警於其外則國其庶幾

乎敵方奪我舟募吾匠董吾山造船編筏於樊襄間斧斤之聲不絶不待西風之起嘗懷北顧之憂毋使賊智與夏水俱生則江面雖震而吾固有所恃矣昔三國瑜肅以三萬逆擊老瞞四十萬之師我中興王權以七萬迎擊金人百萬之衆赤壁之勝蓋艨衝戰艦之力采石之捷亦海鰍船之功操之舟可燒而走亮之舟可陷而溺宜也然則常德武事内外交修用吾之技伐彼之計此今日所當寢薪嘗膽而汲汲爲

之圖也

七月三日上進

景祐二年六月以宗室寧江節度使第十三子養於宮中時年四歳寶元二年始出還第時年八歳上及皇后鞠視如子嘉祐六年詔岳州團練使某為泰州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先是韓琦曰此事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絶然不慧大者是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宗實者今三十許歳矣琦曰此事若行不可中

止宜斷以不疑乞從内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可行也遂降詔是年以諸王宫侍講王獵為宗寺伴讀獵為宫僚凡十三年有輔導功故首用之時吴奎薦其可任經筵文學之選韓琦言其不通私謁足見有守故也先是至和末文彦博等勸早立嗣既而范鎮司馬光等相繼言之如是五六年琦獨嘗請建學内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内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上意嘉祐七年立為皇子上指心曰此決

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紹興元年上諭大臣曰昨命令

應選藝祖後二三歲者且俾廣求當自選擇富直柔曰

宮中有可付託者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選擇宮嬪

則可慮之事更多二年令應選宗子普安郡王及伯浩入禁

中伯浩豐而澤普安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

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普安拱立如

故上曰此兒輕易安能任重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

之而育普安於張婕妤所時年六歲矣二年令應自左

中大夫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録黄遂寢其命

四年令赓復得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令吴才人毋之其後張婉儀卒即婕妤命吴婉儀併視普安與伯玖同處雖一食必均焉吴婉儀後為憲聖慈烈皇后上謂張浚曰宫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又謂趙鼎曰此子天資儼若成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强記鼎先得旨於行宫門内造書堂屋一區欲令就學至

是成上曰便以為資善堂遂降制封建國公以范沖兼翊善朱震兼贊讀上命見沖震皆設拜二人皆一時名德老成每因箋疏導以經術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十二年封普安郡王時年十五十六年加璩即伯玖封恩平郡王出外第號東西府初命館職二員並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上知普安甚賢欲稍差别謂宰相湯思退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立為皇子

聖人以仁天下為心必有紹續於其後聖人以公天

下為心必當計慮於其早生靈之寄甚重宗祧之付不輕茍得所託仁也亦公也唐宣宗諱言繼嗣事言者不怒則斥後唐明宗尤諱其事羣臣無敢正言者二唐祚脈之不延也宜哉我祖宗以至仁大公循天而行何心之有真宗皇帝之選宗室子也高禖未卜則育之禁中甲觀既生則歸之藩邸其宏度偉識超然前世遠甚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年甫二十八而養四歲之宗子於宮中紹興二年高宗皇帝年甫二十

七而養藝祖七世孫二人其一六歲也自古人主誰能於春秋鼎盛之時而建此議乎然非徒選也仁宗語韓琦曰宫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絶不慧大者可也高宗命近屬令麐選二人一豊而澤一清而癯初喜豊澤者既而細觀以輕易出之後二年又得五歲者遂為普安恩平其精於選擇也如此此亦既得之矣而又思所以拊視之其未齠齔之年為保慶后所養其八歲未還第之前皇后鞠視如子而後仁宗之心

以安大臣以宮中有可付託為請則語之曰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故普安育於張婕妤恩平育於吴才人婕妤没才人併毋之而後高宗之心以安其謹於保護也如此而最所加意者少成之教也韓琦嘗請建學内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内學冀得親賢可屬者其後雖還第而諸王宮侍講王獵為宮僚最久琦薦其不通私謁以輔導功陞為伴讀則仁宗之謹東宮僚可見普安年九歲既令就學

又語趙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若成人朕自教之讀
書性極强記命鼎於行宫門内造書院一區而以一
時名德范冲朱震兼翊善贊讀又命館職二員兼二
王府教授則高宗之謹簡宫僚可見其篤於教導也
如此擇之審天命之公也護之謹人事之盡也而教
之尤不可不篤者葢天資雖高而左右必正人與居
必善士學術乖僻者不與焉心術回邪者不與焉教
學相半習慣自然是又欲以人而輔成其天也祖宗

得人之仁至矣哉處心之公大矣哉廼者季夏甲戌親灑一札欲於内中建小學令宗司擇宗子資質之美者二三人置師而教之大哉王言所以慰祖宗之靈所以繫生民之望所以對越上天之心者他日皆有望焉故臣輒采先朝已行之典思行今日無疆之休然猶有獻焉祖宗謂此事至重至大其為計至嚴至密慮夫婦寺之得以竊弄其間也故厚陵之自團鍊升防禦如宗正寺時韓琦乞從内批出仁宗曰此

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可行此語可以深味又慮
夫奉命者之得以邀勞無已也故阜陵被選令慮實
預焉既而以殿撰左中大夫特轉行大中大夫未為
甚過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録黄其命遂寢此事亦
自足法尤慮夫外廷他日之得以藉口貪天也仁宗
曰此決自朕懐非由大臣之言也高宗曰此出自朕
意非由臣下建明詞嚴義白可為萬世法故臣復表
出先朝正大之訓永杜後世貪覬之萌葢有久大之

慮不可無密察之功先儒謂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豫計況於有天下者乎信哉其不可不謹也聖慮高遠願留神三思

七月二十三日上進

漢宣帝即位魏相入為大司農四年大將軍光薨上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有以損奪其權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韋賢免相遂代為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入寇上

與趙充國等議欲出兵相上書諫難以兵動曰願陛下與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舅平恩侯許伯及有識者詳議上從相言而止

唐貞元末柳宗元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貽書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舜孔子道不

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

甚矣細人憸夫之不可與共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則止士大夫欲行其志不合則去豈必委蛇婉孌於左右親密之間而曰姑因人以濟事哉大臣而有此見不足為古大臣士大夫而立此論不足為賢士大夫觀魏相柳宗元之事可見矣以相之嚴毅豈不能自結主知而奏封事去副封一則曰許伯二則曰許伯諫止用兵自是正論乃勸帝與三侯有識者議

之且三侯貴戚之庸人耳其於識見為何有而相待之過矣業之陋正坐此以宗元之才俊豈不能自為時用而所善王伾叔文相與計議逮彼負罪奚能掩覆乃猶曰初謂可以共立仁義可以共被教化可以共興堯舜孔子道且二子依乘之小人耳其識堯孔為何如而宗元期之過矣名節之喪有由也士君子急於救時而患其君之不吾聽也顧欲因左右之親信者以投其機其說曰權以濟事耳幸而濟不過為

相之陋而外戚之禍已胎於此不濟則宗元輩一失其身萬有餘罪可勝悔恨哉雖然此亦人主之責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豈必與一二親信者為密哉自人主之意向有所偏而君子之欲為善者無所依苟足挾以有為不暇擇也然附之為善者艱難委折未必有成而附之為惡者呼儔引類誰能遏之況安保此身之能自立其間不反為所噬乎又安保其不宛轉以同入於惡乎搢紳之禍輕國

家之禍重矣故為人主者不可專聽昵比者之言而輕疑君子之未必集事為士大夫者當常持正大之論而毋謂小人之或可共事上見之審下守之固國與身其庶幾乎臣竊聽近日一種議論而於漢唐二臣之事者重有感焉輒推其說以獻

舉浦城北尉林嶺孫奏狀

臣非才將指職在觀風雖懷利人澤物之心常恐州縣間壅底扞格聖朝寬大好生之意無以宣於下下民沉

抑不白之寃無以聞於上今有一尉之微平反美譽縉紳士大夫交口誦之其可稽於徹聞乎臣竊見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北尉林贛孫膠庠之英才識老練其未至官也邑有黄氏女嫁祖氏不宜於姑暮夜與女奴負篋以逃旦則見其屍在坎水中痕傷遍體官則追其姑及其夫鞫之已誣服矣獨篋中衣未得耳贛孫始至而疑自出賞募告者又禱之神未數日獲一姓周者脫衣則篋中物也問之乃言丙夜至山中與一二惡少刼與

汚焉復殺二婦以滅其口遂以舊所繫者盡釋之一邑驚服考之國史與錢若水同州事頗相類況在底僚未有表而出者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雪冤直枉者之勸亦是國家重惜人命之本意也

按通判興化軍江叔豫通判福州陳過知同安縣謝奕恭

臣澄察一道首欲以廉化士大夫不敢輕以贓和罪加人其間有習與性成屢跌不改於訓化乎何有直當去

其太甚者臣未離里門時固知朝奉郎通判興化軍事江叔豫之為人昨攝郡事補刺軍籍更易僧刹具有定價子婦女壻政出多門打造器皿更無虛日銀匠以不給工直訟之遇事納賄商量書判惟詞人所欲專任客將林某書司陳某為爪牙其始聞羣議輒止稍定則故態又作近者舊守將去猶懇易院猶攔截客人油麻船苛取於十里外廉恥喪盡對人可羞此以頑而行貪者也臣行部至福清縣則見邑人能言朝奉郎通判福州

事陳過之謬政詰其故則漕司委追縣典吏株連前界各納漆數百緡得免既而聞每差人下縣托其買物無不白納終歲造别紅髹器所用朱黄率是苛取分差公吏窠座引問榷契吏貼非財不行兩造在庭鞭撻示威交通賄賂專信宅庫陳某廳司胡某為心腹董試秋闈痛削事例非獨簾内外官以至吏卒亦然厨典有艷於笞者兩司在前鐫戒不改此以刻而行貪者也此二人者皆小有才使以廉潔行之豈不為州縣能吏而物戀

深痼欲拔不能連汗白簡至於再至於三皆以不善丞郡去每試滋甚真負丞矣當攝郡時猶制於職官佐岳時猶壓於上官說僥倖脫去他日得肆其毒於千里之上為其民者何辜焉臣愚欲望聖慈將叔豫過並賜罷斥以為稔惡不悛者之戒

貼黄

臣聞莫難於令之縣上扼於州郡下脅於豪强多不得自展布若夫有可以行志而反以行私如承議郎

知泉州同安縣謝奕恭者豈不可惜以貴冑來試邑上下所共觀望豈非力行好事之時而乃玩視州家期會不報輕視百姓縱吏誅求州委尉拘催零米縣以奪其常利文帖十下不肯從州委官權稅務縣日索常堂食錢至手揮權官於公廳殊駭觀聽使上下敢怒而不敢言臣愚欲望聖慈將奕恭免所居官俾之稍知循省是乃所以為保全之道取進止

廣帥舉剌

舉知潮州劉克遜知循州趙彥珽知梅州楊應

巳知肇慶府林士燮奏狀

照對臣分閫嶠東祇事四月庚漕擇使越俎暫司才短

責叢莫知報稱深惟撫安遠氓之道惟以精別郡守為

先聰察之吏患在鍥薄慈惠之長或不事事求其寛和

而能舉職治辦而不病民者實難其人幸而有焉敢干

蔽賢之罰竊見朝奉大夫知潮州軍州劉克遜從臣之

子服襲義方以廉飭身以儒飭吏曩由班列出守樵川

當冠攘蹂躪之餘行勞徠安集之政流離復業頑皖革心公朝疇其治行名丞外府力丐外補遠牧於潮抵郡之初鄰有嘯聚直偪近境克遜申嚴保障開諭禍福不畏怯而弛備不忿激而貪功賊知難犯逡巡退遁又能蠲月解無名之賦以寛縣計復丁錢自輸之規以惠户長千里懷仁已騰來暮之謡朝奉大夫知循州軍州趙彦琠公族之英更練世故端方有守悃愊無華策名幾四十年外庸甘於平進宰邑丞郡所至可稱循陽如斗

之州前守竭澤之後彥斑樽節冗費而官用無乏省除橫斂而民瘼以紓綏集保伍而境絶萑竹之虞率厲官僚而吏知簡書之畏庭無留訟圄無宿囚再朞報政綽有去思之愛臣所謂寛和而能舉職者也奉議郎知梅州軍州楊應巳西州勝流嘗官學省器能宏遠操尚潔修程江僻陋之邦素號狠頑之俗繹騷末巳拊御良難冬春之間監丁為暴應巳厲兵屯而震以威通譏禁而開以信寇不侵軼民以安全惜其長才局於斗壘使臨

繁劇式究所長朝奉大夫知肇慶軍府林士燮東嘉名
閥早著吏能有敏決之長無操切之過端守數更昏繆
重以攝事致紛財竭不支民疲已甚士燮剔蠹縮浮而
帑庾自足洗冤直枉而詞訴得平戢姦禁暴而閭閻無
警曾未期月百廢具舉究其施設必大可觀臣所謂治
辦而不病民者也是四人者所臨有劇易所尚有寬嚴
所歷有久近而察其治狀俱有一日之長謹以名聞伏
望睿慈特加甄録使遐陬遠郡知有理效靡不上徹天

聽其於奬勸吏治實非小補

舉知博羅縣王旦奏狀

照對廣南管下州十有四地多深阻邑寄尤難辦治者或不能無擾廉謹者或不見集事求其賦輸足乎上撫字行乎下二字並舉官民相安已足為賢令矣若乃平居而條教足以揉其俗有事而智畧可以衛其人則絶無而僅有者也竊見惠州諸邑博羅素號難治頃經兵火之殘燬繼苦鹽冦之出没户口蕭條財賦失陷益難

之而又難者也承直郎知惠州博羅縣事王旦適承其
獘奮然語人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邑顧懦者不曉曉者
不顧此民隱所以不通而姦吏易於為欺也於是苦心
勞力如立家計廳事之後置一榻焉治事於斯寢食於
斯有赴愬者相與唯諾有輸送者且納且銷村民既得
直達猾吏不敢為姦剗去宿蠹時出新例既為前官補
久欠又積醋錢例卷七百緡代納五等丁將滿又以其
羨剩五千二百餘緡代納明年夏稅他如增置學田整

治橋道百廢俱舉一邑大治州家愛之如幹蠱子弟部民賴之如在堂父兄同官憚之如法家拂士盜賊避之如敵國長城至邑之初適值歲荒饑民羣嘯揭竿借食旦以身彈壓極力捄療治其渠數人反側者旋定上司得其條具亟借義倉大家感其恩信爭發私廩活邑民數千口至今遂為樂土每歲之冬例有鹽子入境小抄掠大焚蕩旦擇豪民之可用者授以方畧責之把守乘而為擾者必治勇於任責者有賞扼險阻置寨柵鹽子

不敢過其境至迂路以出師邑其部勒隅總練閲保丁皆可推為他處永法非特一邑保障而已且蓋習聞家世頗負勲業之傳不為腐儒口耳之學精神强可以效驅策斡畧優可以當事任而又廉介不茍取靜重不茍進試令蠻瘴之鄉能自植立其身功之所及雖有限惠之所留已不小入粗入細有用之材也當此時事之孔殷誠宜奬拔以待用臣等輒以其試邑治狀上聞伏望聖慈特賜陞擢差遣庶幾遠方小吏皆有不自棄夷之

意非止為人材計亦足為國家用材計也

舉連州教授周梅叟乞旌擢奏狀

臣竊惟國朝人物輩出品様俱高然在前代亦有之軻死千五六百年間斯文之脉若存若亡漢舒唐愈不足以當而創明理學上接統緒世運會通始有伊洛之學出則歷代所未有而本朝之所獨有者孰啟其祕授之二程氏則舂陵周敦頤也不由師傳自得於天濂溪千古風月如存封域之名廣矣縣唐以來道之一字獨以

名州至是而斯人生焉端豈偶然節惠之名多矣凡謚
儒臣者元之一字擬議不到獨若留以待斯人焉又豈
偶然可謂吾道之中興元氣之資始天勸相我國家於
此時此地見之來為守者既崇其祠又即其地為書院
選其族諸孫之有學行者以長斯堂吏部侍郎李韶比
以太學博士至郡采諸旦評得今廸功郎連州州學教
授周梅叟而以書院事付之梅叟闡明家學以淑其鄉
人皆曰周氏有人矣對策大廷陛下拔之裯中寘之甲

科又皆曰周氏復興矣蓋自敦頤二子壽燾好學承家相繼登元豐元祐進士第一為郎曹一陞法從其後浸微梅叟乃能續響於百五六十年之後不以高科自居汲汲焉惟學不足是憂惟羞先世是恐掌泮連山得熙寧中行部過郡之大雲留題既刻於巖又取太極圖通書大成集刋於學宮進諸生而語之此先元公之所以抽關啟鑰者朱文公熹解説條分縷析殆無餘藴真知實踐則在乎人每講義出聽者咸有感發校士羊城衡

鑒尤精臣與之語其踐修醞藉議論風旨不忝厥宗今儒先之家其存而能自立者絶鮮嘉定中嘗訪求程氏後而官之識者疑於遺其師自言偃以吴人從食先聖庭東南儒者得俎豆其後自我朝舂陵周敦頤始先一年其族人有夢其故居光燄上屬元公冕服東嚮立移書至連與梅吏言之梅吏又與郡士言之皆曰此何祥既而爲祀典之應事雖近迂然升堂聞絲竹聲孔氏子孫亦自載之乃知其精神之在天者未嘗不在其故鄉

然則家於其地而不肯去世於其學而不使墜如梅叟者可不因其能自立而遂褒表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擢或稍進之師儒之列使四方學者知焉非徒為科目得人之驗亦見聖朝扶植先賢故家之盛美實儒道幸甚

舉知河源縣夙子與狀

臣等竊謂莫難於今之令有撫字焉有催科焉為嶺南之令尤難撫字催科之外有弭盜焉臣等所部四十縣

於惠之屬邑得二人王旦之於博羅既以其治狀上聞
夙子與之於河源垂滿矣邑人攀戀不忍其去相率以
告於諸司者纍不絶儻不以聞是蔽賢也惠為邑四其
壤地凋其生齒繁其版帳夥莫河源若從政郎特差知
惠州河源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夙子與
持學愛之心行愷悌之政聽訟平允兩造莫欺賦租有
期輸者自至諭上户以和糴而擾不及衆課諸生以義
理而學有所本皆書生本分事最是迫近贑之諸邑山

徑深阻盜賊出没亦莫河源若子與合邑之人士與其父老講求備禦設寨柵結保伍明賞罰極有條理雖外之鹽徒每歲假道殺傷相當卒不得志以去雖内之藍口客主相攻幾成大鬬竟以撫捕而定非徒書生也而有仁者之勇焉三年勤勞邑人德之既能不逺千里相率來告臣等亷得其實用敢合祠聞奏欲望睿慈將子與特賜旌擢非特為今日有民有社之勸亦將備他日有德有才之選

鐵菴集卷四